

◇陈进坚

一杯思念寄慈翁

2025年9月13日,操劳了一辈子的岳父,猝然辞世,享年八十五岁。他走得太急,我终究没能来得及说上一句道别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,久久不散。

妻子是岳父最小的孩子。老来得女,因此对小女的爱也格外深沉。待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出生,岳父更是把满心宠爱都倾注在孙辈身上,常常偷偷给孩子们买零食,藏着掖着,生怕我们阻拦。印象最深的一幕是,在他八十一岁那年盛夏,仍开着三轮电动车,载着两个孩子上街、逛超市,一路小心呵护。每次归家,妻子心疼地责备道,“这么大年纪,多危险,总不听话。”满头银发的岳父却笑着,语气里带着温和,“俩孩子乖着呢,不乱跑。”

从前每次去岳家,车还未到门前,远远便能看见岳父背着手在门口等候,岳母也常立在前张望,那两道身影,是我记忆里最踏实的温暖与期盼。等我们离开时,他依旧背着手,静静站在门口目送,直到车子拐过路口,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。

岳父生于1940年,曾参与过刘家峡水电站建设。他一生酷爱读书、重教育,常叮嘱我们,“你们选择做教员,就要做个受人敬重的好教员。”他时常说起那些深受乡邻敬重的老师,讲他们的品行与事迹,句句恳切,让我深受触动。“一

个个孩子,就是一个家庭的希望,你们做的是功德无量的事,千万不能偷懒。”他爱读书,尤爱历史,记性又好,许多典故细节信手拈来,常令我自愧不如。我总爱坐在他身旁,听他聊秦皇汉武、五代十国、太平天国,越聊越是兴致盎然。我若能跟上他的思路,他便满意地点头,耐心听我言说。我若接不上话,他便温和地提醒,“这些历史很重要,你要多看看,当老师的,心里得清楚,不然怎么给娃们讲。”我们之间,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有时也谈文学、聊写作,他还会说出许多我未曾熟识的文坛大家,让我眼界大开。

每当拙作见报,我总会第一时间拿给岳父看,给他一份小小的惊喜。他从不吝惜鼓励,“读书写作是好事情,要坚持下去,千万不能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。”2025年6月,我的第一本诗集《梦的翅膀》出版,我第一时间将新书送到他手上。他翻了一遍又一遍,舍不得放下,夜里便把书置于枕下,反复念叨,“不容易,出本书太不容易了。”直到他溘然长逝,那本书,一直静静躺在他枕边。

2025年五一长假结束,我们要回积石山上班。临行前,岳父轻声问我,能不能再多陪他几天,再好好聊聊古今。妻子婉言相告,要赶回去上班,等放假再来看他。岳父默默点了点头,没再多说。谁也不曾想到,那之后不久,他便病倒,住进了医院。周末我们去照料,那时他精神尚好,思路清晰,还能正常交谈。出院回家休养后,他大部分时间卧床,身体日渐消瘦,渐渐脱了形。整个暑假,我们一家四口守在他身边,陪他说话,听他讲旧事,只愿时光能慢一些、再慢一些。

长期卧病不出门,岳父的脾气也渐渐急躁。我想,应该带他去透透气。一个晴好的午后,我小心翼翼地将他抱上车后座,他轻得让人心疼,生怕稍一用力便弄伤了他。我载着他去附近的太极岛转了一圈,看着亭亭玉立的荷花及远山淡影,他连声说好看。只是身体实在支撑不住,不得不匆匆返程。那一次,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门。此后,他便再也没能下过床。

2025年9月的一天,岳母突然打来电话,说岳父不慎从床上跌落,又住进了医院。那个周末,我们带着俩孩子匆匆赶去。再见面时,岳父虽已出院,却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他看见我,艰难地伸出手。我紧紧握住那双枯瘦、冰凉的手,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。他嘴唇微微颤动,却发不出清晰的声音,只费力指向床边。我揣摩许久,仍是不解。还是岳母领会了他的心意,指着床边的籽瓜,“是想让孩子们吃你准备好的瓜吗?”岳父吃力地笑了笑,轻轻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清晨,我特意出去买了一碗豆腐脑,那是他最爱的甜食。等我提着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赶回时,妻子哽咽着说,爸怕是不行了。妻儿请来了医生,最终证实,他已悄然离去。

我终究没能来得及,和他上说最后一句告别。那些相伴的时光、温暖的叮嘱、会心的谈笑,都化作心底最深的思念,不曾远去。

◇祁国钰

忆

你的墓碑
在大地上破土而出
格外醒目
你的事迹
烙在人民的心中
山河同悲
那日,呜咽的警笛
染透每一朵云
每一颗沉默不语的星
带着痛的一直下
今天,我在清明的冷雨中
凝视警徽
扯出一点温暖
关于往事
关于我的足迹
关于你……

◇郝伟

月下忆家父

偷听一只百足老蜈蚣
浩瀚的心事
我不语
足踝疼痛,浑身冰凉
向蜈蚣谢罪
自知有荒凉的嫌疑
是一块家父抛出的岩石
反向撞击出
天空一般的孤独
月亮,搁在深蓝的夜空上
是我此生唯一的一件行李
我什么时候提取
旅途就开始

◇冷子

清明贴

1
风一次次撕着字纸上的想念
我也一次次咽下那些方块字,还有
标点符号
夜深人静默默流泪的画面
在烟花里摇晃
我仰脸
数着一些疼
画了一夜的月亮

2
雨落的时候
有风刮到我身上
刺骨的冷让眼泪穿透了回忆
画面里亲人们突然出现
多么想见见我的亲人我的爱人
哪怕远远看一眼

3
我犹豫了很久
想在心情蜷缩的时候
拒绝影子的拉长,然后
与思念和解
因为少了陪我行走的人
我按着伤口,对风说
只给你一个人听的话
我把深刻绑在一只鸟的翅膀
替我凝视远方与青山
还帮我想象这个人

4
窗外下雨了
杏花落了一地
阳台上,大团的雨水在横流
像极了泪水流满面的样子
那些雨似乎在笑
看我一个人手忙脚乱
看阳台上的淋漓
更像极了时间看我,在雨中
一个人奔跑
我选择了沉默
捂着胸口,想念

5
四月
不一样的一个月
花开了
首蓓也在发芽
深埋的伤成雕花的文字
落入我的窗前
空荡荡试探并捆绑合二为一
骨头疼得苍凉
因为,清明的雨一直纷纷

◇鲁氏春秋

北方集市

集市的存在,是因为人们必须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成果拿出来在这里展示,让别人看到你的丰收,看到你并未曾欺骗过每一个日出月落,证明你未曾在大地的任何角落轻易地放弃过自己。例如那些立着的用毛竹扎成的扫帚,码起来的用柳条编织的簸箕,以及用麻绳儿扎着两只脚仰天长卧的公鸡,甚至用短绳缚从树杈里半吊起来的牦牛,每一个物件,都是岁月和人们轮番接力千锤百炼的作品。

对于的北方而言,集市更像是岁月的孩子,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长相。例如春季的集市摆满了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铁锹、锄头,整个空气里点缀的都是农药和沙尘的味道;夏季才会有菜贩子、瓜贩子,他们开着三轮拖拉机来到集市,抢占“市口”的位置,还要兼顾是不是有个树荫凉;秋季的时候,当归、党参、杏子核、麻绳、麻袋、筛子等冲进集市,占据最好的位置,也有隔壁甘南的藏羊成群结队地到来,挤满集市的某一处路口;冬季则集中了棉花、棉布、棉帽、棉鞋、袜子、手套,干果不过是大枣枸杞桂圆,水果除了冬果梨、橘子,还有黑乌乌的啤特果,这个季节所有的摊贩们优先抢占太阳照着的地方。

二
少年时,我们最早认识的除村子以外的人,大都是集市上的买卖人。他们有来自县内,也有来自外县,大都是小本生意,极少数是做大宗买卖的。例如收玉米、收蚕豆、收牲畜的,这些人在村子里总是悄无声息,生怕你知道了他用六毛五收了别家的玉米,到你家酸起脸来,说行情跌到了窝里,意思是六毛到顶,一分都涨不了。

唯有卖“菜水”的人盼不得敲锣打鼓且明码标价,人人一个价、村村一个价。那时候我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老家的菜

贩子卖蔬菜,都说是贩“菜水”。行内人说是卖菜的人都会拎着水壶往上喷水,一方面为了保鲜有个好卖相,另一方面洒了水不仅不折称,有时候还能多出斤头,卖菜其实是卖水。但我一直觉得,这个“菜水”,应该是“蔬菜水果”的缩写,做生意肯定需要简称嘛,长大后在外地集市就看见过“某某蔬果”的招牌,但故乡的人偏不叫“蔬果”,取中间俩字,就叫“菜水”。这种解释单纯好听,图个诗意罢了。

2000年前后,那片儿蔬菜生意最好的贩子名叫禄宝,黑胖黑胖的,叫卖起来声音洪亮:“辣子、西红柿,菜瓜、苕甘蓝,一块喽。”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个菜一块,或者一块能买一斤还是一堆,反正他总会促销,打堆销售是我们最爱的模式,例如他拿出三个西红柿、五个辣椒,再配一个甘蓝,一块钱绝对划算。

自从认识禄宝起,就因为他是卖菜的,我都喊他“菜宝”。“菜宝”用一辆三轮车拉菜,先在马家集摆摊,摆到集市散了,才会挨个村叫卖。马家集在鲁家的南边,是牛津河上游最大的集市。集市散去,他往回赶就会路过鲁家,母亲吩咐我看见卖菜的就来喊她。以至于我看见任何卖菜的,都回去喊:阿妈,“菜宝”来了。

我们到了集市,也去找禄宝买菜,因为他的菜最为新鲜,生意也最好,招呼起来不拖泥带水,顺手塞给你两根葱,看见我们盯着他车厢里的水萝卜,他定也扭一颗递来。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在马家集等车,也看见过他忙忙碌碌的样子,三轮车换成了福田汽车,卖菜时车厢撑起一个红色的大伞,在街道上比较醒目。只是“菜宝”比那几年更胖了,声音有了岁月的沙哑味,后来就很少看见他在集市卖菜了。再后来和父亲路过集镇,我问菜宝是不是退休不卖菜了或者是开了个自己固定的

菜铺,父亲说他已经去世了。

我因为叫错他的名字有所遗憾,他是我少年时代的某种偶像。最初的时候,只是因为赶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情,而禄宝却可以,他每天都会前往不同的集市,什么三六九马家集、一四七罗家集、二五八三十里铺集……对于乡下的很多人而言,集市就是一个方向,当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时候,他很明确每一天将会前往何处、办理何事,这是我少年时认为人最该有的样子。因为集市我才会准确地心田里印出一个坐标,夜以继日地长大不过是为了抵达那个坐标,它是比远方更为清晰且精确的一个梦想。

三

集市就是我们对那些成篇累牍的岁月散带自珍的价值所在,也是匆匆忙忙、瞬息万变的人们聊以慰藉的意义所在,有了价值和意义,集市就会屹立不倒。后来我读书工作,就远离了家乡,也曾仔细观察过川西木里的集市、广东中山的集市、厦门集美的集市、海南东方的集市,所有的集市似乎都是一样的,叫卖着大地光明的模样和时间颁给我们的勋章。

但集市终究是大地风貌和人文历史的收藏馆、展览所,北方集市空气的味道、发出的噪音、留下的脚印、挂起的招牌,都是我熟悉的。北方的集市,于我有一种佐证的能力,证明我在味道、声音、色泽、人群之外,可能还在乎过一个坐标、一个方向,一个能让我在广袤世界里免费存放记忆的“主机”,我何时去,都能读出那些只有我能读取的信息,那是一种说不出的仪式感:你要洗净头发,最好梳一个三七的偏分,脸要洗得白净,最好脸上抹点母亲的雪花膏,衣服可以旧但一定要干净,鞋子一定不能带着灰尘……



繁花 杨敦 摄

◇李娟

写给母亲的家书

你外婆说过一句硬气话,她说一,我从来不敢说二。

您性格软弱,而且悲观,从未不怨外婆不喜欢您。我小时候也不大跟您亲近,小姨和您一母同胞,可是她性格开朗、外向,所以我整个青春期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小姨说。后来结婚,有了孩子,对您慢慢有了依赖。再到后来您生病了,我们角色互换,我成了您依赖的对象,每次生病住院,我给您买可口的饭菜,带您去兰州、西安看病,您痊愈回家了,我才安心。

父亲是您的保健医生,是您的依靠。他会将您吃的药全部分好,每天定时定点提醒您吃药。他给您按摩腿脚,说促进血液循环,您生病十年,他按摩十年,中间无

一天间断。您走后,我不止一次庆幸并且感谢父亲对您的照顾和陪伴。

您刚离开时,一谈起您父亲总会流眼泪,如今我们聊起您也会笑着说了,父亲说您干活他爱挑毛病,到最后活都让他干了。我说您只有聊起您的孙子才会眉开眼笑,偏心。说完了我们都笑,像您在一旁。

看起来我们好像都已走出来了,可是又有谁知道,每当夜深人静,想起您我就会泪流满面。

清明的风啊,吹得人心头发酸。愿清明的风能寄托我无尽的思念。愿这黄土能护佑您,安息长眠。

母亲,我真的很想您。

重温古诗词

破阵子·春景

北宋·晏殊

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
池上碧苔三四点,叶底黄鹂一两声。
日长飞絮轻。

巧笑东邻女伴,采桑径里逢迎。
疑怪昨宵春梦好,元是今朝斗草赢。
笑从双脸生。

清明

佳节清明桃李笑,
野田荒冢只生愁。
雷惊天地龙蛇蛰,
雨足郊原草木柔。
人乞祭余骄妾妇,
士甘焚死不公侯。
贤愚千载知谁是,
满眼蓬蒿共一丘。

◇阿文

月亮盘场

昨夜
月亮很明亮
有几颗星围在她身旁
在月亮和星星的周围
有一圈淡淡的白晕
我知道,那是月亮在盘场
小时候爷爷告诉我的
月亮盘场
来日必有雨落

岁月一晃
曾经那个追着问天气的
女孩
也慢慢老去

空气寒凉
思绪却格外清晰
在这个月亮盘过场的雨
雪天

独自走在路上
一身雨雪
独自神伤……